立齋閑録

立齋閑録卷之四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誠孝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　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欵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未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初　宣廟崩

太后初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物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李少保天順日録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　年雷擊　奉天門殿鴟吻　勑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爲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捽去球不知所謂見刑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体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魂付順

子升數順之逆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李少保天順日錄

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爲爪牙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編脩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搒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捽去支解其体是由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兢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誤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前捽之亂毆至

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没其產爲中官沮之可爲附權者之戒（天順日錄）

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徼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險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一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幾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
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
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
太息而已天順日錄
正統壬戌冬　張太后旣崩王振猶無忌憚作大第于
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及土
木之難言官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中爲虜所
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没入于官後爲京衞武學
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　詔復振元官命於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直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賞者陪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

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余未幾寇勢復熾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罷獘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主考官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户部尚書蕭

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蕭 大學士王文
俱在內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
原等不公有 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遂
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賜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
循等罪狀乞加黜罷不報儼等問罪還職未幾
景皇帝晏駕循等得罪 英皇循發鐵嶺衛充軍文伏
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 恩宥子姪放還倫以字宗彝
第丙戌進士今為侍郎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為人清苦而介潔善謀畫

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役皆有碑独靳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亦娟疾云爾水東日記

陳蕪交阯人永樂丁亥入內府侍皇太孫宣廟旣

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又賜繡
慎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厩馬金帛寶楮陳廬陵
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賜
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爲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
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双清以賜之且予兩夫人及
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也景泰中疾命太
醫院官八人絡繹賫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
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
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蕪又有

保抱皇子之德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於永樂中如
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特蕪過太倉封
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蕪性慈仁而其下人
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工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
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
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鉉左春

坊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　命
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
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
常拾以遺之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讀學士一
日
景陵懐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
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則金錢之事其來也
久不知當時諸公曾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黃竑陳奏請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七十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輩無遺因而遣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

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天順日錄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等太保寧陽侯陳懋加兼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傅禮部尚書胡濙並兼太子太師少保戶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書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吏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書王翺兵書儀銘刑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太保工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蕭鎡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翰林學士商

輅兼左春坊大學士

項文曜爲兵部侍郎于謙爲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賢爲兵侍而遷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險邪謙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書王直世稱儒者謙初甚敬之已而被文曜讒毀謙由是頗慢直嘗背論其老不蓋去文曜有代直之意其後謙爲石亨所誣陷而文曜亦因見斥逐天順日錄○按當時文淵文曜被御史練綱等劾奏而罷左都王翱於是文淵罷以

翱代之文階居位如故
翱與王直仍兩尚書也

黃竑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弟堈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竑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堈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民執堈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越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竑欲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爲伸理者已而廵捕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之坐當死竑遣人赴京先

賄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

復本如所請玹遂蒙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

大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充叅將棠因此致仕　英

皇復登寶位時玹已死發棺鞭尸以示鑒戒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爲直言安國

事事下禮部會多官議同使告禮部務期各官公評復

正　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亦建言前事當將章綸鍾

同拏送錦衣獄明年八月十七日爲因南京大理寺少

卿廖莊　朝見被拏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

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三日
同卒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釋綸陞禮部右侍郎特監生葉華辦事官阮
子平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爲大理寺左
寺丞補其長子國子監生祠部文卷內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令乞群臣於時節亦得朝
見以慰上皇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
讀經書以繫人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莊

以母喪赴京関給勘合八月十七日早於　西角門朝見有　旨這厮在南京十分無禮錦衣衛拏去着實打八十訖命權送吏部去降除陜西定羗驛驛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乞依制祭塟父母并録前項所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禮部侍郎改刑部侍郎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薛瑄

劉忠愍公與予爲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爲講官留予共飲論邉事將有後來之患又

二年爲正統六年召爲大理少卿又二年爲正統八年

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

臣語遂爲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爲正統十四年公所言

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别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

翰林學士加令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

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曜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

節如公者天地間盖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

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直至於忤權奸死

而不悔是盖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爲人臣之大防立萬

世人之紀矣類若予筆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哉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覌之追想平生三復慨嘆書此以識於其後云

景泰六年降各處修志書

志書事要條件俱準祝穆方輿勝覽采取寧詳毋畧果無實蹟可采者則已

天順府準杭州府應天府同

直隷 南北同

保定府準杭州府各府同

隆慶州　凖杭州府各州同

浙江布政司　各布政司同

杭州府　屬州縣分書各府同

建治沿革

郡名　直隷州名同

至到

風俗

形勝

土産

山川

宮殿　京都故都則云

宗廟　故都則云

壇壝　京都故都則云

館閣　京都故都則云

苑囿　京都故都則云

公廨

監學

書院　古今

橋梁

館驛

池館

名宦

名賢

人物

科甲　古今

題詠　古今詩文

前件自永樂十六年至景泰五年終照此采取其十

六年以前照十六年差去官員所采進呈見成者各

通謄寫進來

景泰七年五月寰宇通志

總裁

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　陳循

光禄大夫少保兼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

光禄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文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

蕭鋐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商輅

纂脩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彭時

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劉儼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左春坊左中允　倪謙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右春坊右中允

呂原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林文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劉定之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紹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柯潛
翰林院修撰孫賢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周洪謨
承務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錢溥
承務郎左春坊司直兼翰林院編修萬安

李泰

翰林院編脩　黄諫　陳鑑　劉吉　劉珝

曹恩　王獻　劉宣　童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李本　馬昇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江朝宗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　趙昂

翰林院庶吉士邱濬　耿裕　彭華

劉釪　何琮　牛綸　孟勲

吳禎　嚴淦　尹直　陳政

甯珍　馮定　金紳　黃甦

夏時　王寛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内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内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荅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鄙曰若皆　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

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與安之
言若皆違其意否衆曰　皇儲一位無他患失請早立
之二公喜曰斯議得失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内外憂惧庶民震恐盖為　皇儲
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呈堂二公視之
録於會藁次日早具藁於　朝集文武群臣石亨張輗
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
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畢笑曰吾輩

亦更也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　聖旨朕
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
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達道皆勅勅憂慮瑄與同官
監察御史錢璡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
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
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
來報之僉名瑄與璡英不勝忻忭約曰若　皇上再不
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
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舉筆草奏草

其略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見深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纂成十有

日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

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矣衆曰不先題知明日

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還石亨家人莫知

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

皷特衆集於　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項之南城呼噪震地群然失色須臾鳴
鍾皷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懽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逾于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
進爵者有差究迎立之迹無文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
于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貞
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成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䃔彥

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何謂心腹復對臣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陞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脈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

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
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脩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錄於斯
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脩史者採焉浙江按察司副使
豊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
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

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亦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讒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説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挐亨数人掌兵者異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

爲大逆奸黨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
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
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
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
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
賄擅作威福冐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
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
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

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

道之好還也李賢天順日錄少保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

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

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

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

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

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得審報

乃可啓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

拖有貞乃升屋覽布乾象垂下指軏等時在今夕不可
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虜騎薄都城柰
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
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
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即人不
歸卯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啟諸門鑰
夜五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
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
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為知不知

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謂曰事當濟否
有貞大言時至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和下應
城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
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
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坐
問軏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
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審

通屬車旣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
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翻座尚在殿簷諸臣往推之至
中　上升座鼓鍾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鍾
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
帝曰哥哥做好　上旣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
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
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蘇林小記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立
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等

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
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得說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劉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
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
於是時有南城之謀　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
文至循家盖文素善張軏得之軏謂前日石總兵要與
循計較說道病重西邉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　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功賞要與循說輳循不著却與

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停說得本官回言

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

他見爲首請立東宫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他又會

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

可令知庶幾功勲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裡箇

異故知令亨只約内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箇異故方

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辨究䟽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文第二拏項文曜閣文衆李

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陳循蕭鎡商輅
俞士悅江淵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
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
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
大理卿薛瑄加禮部右侍郎
勅朕居南今既七年心已忘於天下不幸奸臣謀逆
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大
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
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
百石俱子孫世襲如　勑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
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爲奴着隨營
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
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
原籍爲民欽此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

禎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
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
外朋奸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
了近因祁鈺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廝每自知罪
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
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　迎立外藩以樹私
恩動搖
宗社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蕭鎡項文耀江淵俞士悅王

儻古鏞丁澄商輅亦各寀知前謀不行發舉及朕
復位這厮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廖以極刑籍没家產成丁男子俱
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軍役
及原籍爲民了論這厮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内外的官務要竭
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奸
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

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輗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
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粮儲張鳳調南京户部
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
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鄭太李敏孟鑑張璿沈
翼張憲孫元真張純楊寧張敏王騋年富馬謹馬
昂韓福栾惲程南雲蔡翼嚴犢姜勝都着他致仕
劉本道替張璿管京倉粮并通州粮儲翰林院寫

勑書着人鋪馬賫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第第好矣吃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默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廣西爲賊偶及此其語尤詳水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文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及也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
遞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皆驚信文淵因自經死
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以
都憲改職因誤傳云上同

天順初　上以郕王甍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
雖立爲后即遭廢棄惟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
以弟婦少且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内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

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
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
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
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
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
不懽忻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
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亨輩遂

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　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

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

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惧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　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此是日

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　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

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

輩之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皆恐惧不安遂有此處治

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爲功日
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
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撓擾左右前
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
入未能遽觧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成家小人
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爲吏部侍郎石亨聞之愕然而㥶然無可柰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殷勤之懽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毁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僞方不介懐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恩寵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所言大抵私情中八九在廷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爲正原其所在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英廟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

三人衆論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翺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翺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翺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况翺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賢以翺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翺聞留賢之不樂曰吾計决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公者非爲公計爲朝廷慮也已而賢爲亨輩

嫉黜爲福建叅政　上召翶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
翶曰旣不往福建令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
爲吏部左侍郎翶不得已而從之翶之欲賢遠去非悪
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歸向徐有貞以迎
立有功命入閣預議國事賢亦爲衆所推入閣與有貞
同事　上親意委任寵賚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勗有
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
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

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慙懼已而感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貞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

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賢于獄是日晚雷雹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爾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

以正士習

時都御史員缺有行賄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
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明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
陝西來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初
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稾留閣中號絲綸簿其
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英宗初復位石亨等請罷各邊文臣巡撫明年四月

上覺其誤乃命李賢與王翺馬昂議推進呈遂定浙江
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司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
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司陳翌
在寧夏陜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尋
復以圭總督貴州軍務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歆圖
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
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以遂以迎

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
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因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
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
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因蔽太陽之
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
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
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怨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
勇驍陞都督性尤粗暴貪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
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

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
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
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
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盖幽明究抑從此
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悪貫盈人神共
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惧且在京武
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
有变動内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必
不能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

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事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君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　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

賢言於　上曰元悪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余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二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下情

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
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上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特听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
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
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
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
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

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敢不畏其害人不言可
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幸甚
上一日言宦官蔣琮雖曾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
位蔣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冤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
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
所深惡者

陛下絶之最是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常刑闗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闗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蕭正人之由不敢決爲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扣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尔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頼老爹擡舉各位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

之變史不稱其謀反尒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尒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尒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克遊擊將軍巽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絶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禦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

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
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事亨師遂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
放火焼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
錦衣衛指揮同知逯杲等
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内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賂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
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
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
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
官又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
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曹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
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
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擄

兵入內為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聲　即報於　內禁
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
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
後分布於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
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為出征
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予亦不
知何如俄又聞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
至門前見投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

旨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
持刀者具告曰我父子凡事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逮
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
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
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
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夆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馬帛
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
持刀者一人騎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

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
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
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
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
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典刑蓋能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能容當時
若不早云云　天順錄曰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

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艄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師稱馬畧不加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旣而賊至堝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賊死者横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堡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艄者

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盜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我已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縱其生路以圖之即圖師必闕之意固兵法此顧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

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冦害平息傍海千餘里民兵獲安以至於今（出五倫書遼陽志及楊榮所撰碑○碑載集中名諱差誤）

英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交阯回進爵爲公位群臣上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禄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王振專權視勛戚文武如屬吏猶

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旣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爲人寡言笑膂力過人重韋韝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天順日錄

楊文貞於本朝大臣爲巨擘側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阻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

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

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
行何相遠哉（天順日錄）
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
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
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
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誇子文善者即
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
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

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天順日錄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粮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爲侍郎往任之忱爲人譧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瀟長一切破崖岸爲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次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

京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
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
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
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天順日錄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
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
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安定教條隨其器
而造就之諸生翕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
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

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顧代
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錄
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
除脩撰侍 皇太子兼國子南京 仁宗即位陞侍講
遂爲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
宣宗即位與脩 兩朝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
士 英宗即位命充 宣廟實錄總裁官陞禮部侍郎
仍兼侍讀學士久之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加少

傅兼太子太師掌吏部事天順元年春致仕勑給驛還
里卒年八十三謚文端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嚴姓永樂丁酉鄉舉明年乙榜
授　司訓九載陞吏科給事中改刑科掌科事陞陜西
右条政正統甲子遷河南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陞左
副都御史總督大同機務兼理邊儲景泰乙亥丁母憂
有詔起復天順初元石亨脩舊怨譖富被逮至京令致
仕未幾起爲兵部侍郎改戶部復爲左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庚辰召爲戶部尚書甲申年七十卒于官謚恭定

耿九疇　　永樂年　進士　禮科給事中
兩淮鹽運司正統中陞刑部右侍郎十四年轉右副都
御史巡撫鳳陽等處移鎮陝西天順初召還爲右都御
史將劾奏石亨事泄爲所擠排下獄出爲江西右布政
使陞四川左布政使石亨事漸敗露　朝廷念九疇老
成廉慎適禮部缺尚書召九疇還　上憫其老命爲南
京刑部尚書及石亨被誅而九疇已卒成化五年伊男
裕任脩撰歷叙九疇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忠臣鯁骨特懇
祈　賜謚特謚清惠

洪英字　福州人鄉試會試皆第一由文選郎中爲山東左布政遷右都御史未曾至京中官不識人洎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誇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以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笑於譎智云天順日錄

曹鼐踈通俊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一楊文貞公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內與政士林榮之自楊文

敏公没後議大事多決於翺明敏之才頗相頡頏焉雖王振恣横亦加禮敬没於土木之難天順日録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静寡慾一郡大治嘗時浙東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郤之好事者爲之立郤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之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奈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暴其

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天順日錄

處士吳亭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成合巹之禮買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亭往謁之

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訖令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閭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刼富家[illegible]早覺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

咏物適興胷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暢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入皆笑其迂曾有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天順日錄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乎代草章奏即日上

之數日不報蓋爲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
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
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亦　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賫勑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
即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　恩但本意不授官
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一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
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黄如諭德之名賢曰諭徳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
賢曰若見畢可召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
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於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
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爲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
悚然驚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受此　上召賢曰明日
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
義特聘尔来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促其對良久方
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目加虚怯以此不能
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閭犬吠亦驚調治病

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聖上厚恩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
勉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
日又疾作二二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況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
不堪任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
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
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
酒粱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問賢曰此老非迂闊

者務令就職與搿終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

之故以

勑太重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賢謂如此

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進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

權與之意令必欲如傅說旻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

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親宮僚若果有建

明則大臣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問曰

上謂賢曰與搿既來如何不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

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
命賢喻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
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
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
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而
寡廉恥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舉庶幾能之與弼不肯就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
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許衆曲乞回賢謂若
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　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

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獅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臣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
或忘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機之暇
令與獅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淑身心　以贊
治道與獅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獨本意亦願供職

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

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君始終成美而得賜與爲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勑書令有司供月粮食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德之事曠時稀有於是與獨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恩而去

曹欽反是時文官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

工部尚書趙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天順日錄

富順黃仕儁景泰中爲太僕少卿武臣石亨善之而王肅公亦愛其才天順初大臣多得罪罷仕儁由是遷刑部侍郎後亨敗仕儁與吏部侍郎張用瀚禮部侍郎蕭璁等皆貶秩出佐方岳

端儀嘗採取 國朝諸公遺文及
聖諭錄水東日記天順日錄諸書所載事堪爲法
戒者爲一書昨因借澄江集取其數廷并附己意
纂奉斤正（端儀書是宋孔時學澄江尹公字號）
景泰元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爲
太上皇別居南宮 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
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時公
爲儀制郎中特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
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

八愼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郄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畧天戒大意謂内臣不可干外政倖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爲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以孝義則以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爲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册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　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

群臣朝見於巡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
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
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殄自弭矣
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京通謀
榜掠慘酷体無完膚濆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
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
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
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死復
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令上還正儲宮首録公忠出之獄嘉嘆良深遂陞禮部右侍郎（出太和尹直所撰恭毅章公神道碑）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既而以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太和尹直入内閣起永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黄景貳禮部四人皆當時極稱無廉耻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脩飭景亦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亜吏部物議喧然不平獨羡盱江何

公喬新節行之介特來幾一夔先卒孜省旋亦誅死直
等相嗣尭[劾]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夔墓云云是全然不
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右
皇上御極廿有三年既久於總攬洞鑒群情乃赫然渙
比絕遠吏罷一二大臣首召直於南都參與密務且起
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事謝
公位司空劉公紹和爲少宰黃公文昭貳宗伯吾江右
士夫素知剛介寡偶一旦驟陟輿論翕然稱快
初直爲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員欽歷城尹公

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內批以直爲之冀日速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而已直服闋到京適令少傅大司馬馬公爲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宜爲請補南京禮部未幾　寵浸衰直經營再入歷城久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後旣與孜景省輩擠排歷城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惟斷斷焉休休焉好惡用舍以備手理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俾無一賢不效于用云云斯爲有

光於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娟賢忌能且朋比媒黠自底
憤慘爲斯文玷亦寔賴焉說者謂至此猶未忘情於歷
城也既而氷山見覞直與景等亦爲臺諫論罷職名至
指爲小人之尤一網盡去雖若以譏刺歷城而亦若自
嘲云爾